

畸人說夢 黎海寧與卡夫卡

香港舞蹈家黎海寧，曾被林懷民譽為「最厲害的華人編舞家」。她為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編作的經典作品《畸人說夢》將卡夫卡奇詭的意象糅合其中，勾勒出如真似幻的場景。作品於2004年首演後，曾獲邀前往廣州、澳門、台北與韓國巡演。下個月，這齣經典舞作將重現舞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圖：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



黎海寧



畸人說夢

時間：12月7日、8日 晚上8時

地點：葵青劇院演藝廳

2009年，我在文化中心外的廣場上邂逅《畸人說夢》。那次的戶外表演，僅僅展現了幾個舞作中的經典片段，卻已足夠令人屏息。印象最深刻的一幕，舞者翻騰跳躍，一個一個地躍上鐵架床。交替、爭奪，無止盡的角力在這一小方天地中隨着激烈鼓噪的音樂釋放。高超的技巧、精準的節奏把握，竟看得人額頭微微冒汗。那可是清冷的3月，觀眾們都還裹着大衣縮坐在廣場旁的階梯上，卻在那一刻被空氣中的熱力所侵襲，心神蕩漾。

下一刻，舞者黃迪文手持一束玫瑰向着觀眾席走來，幾個害羞的年輕人忍不住笑着向後退。他張大了嘴巴向不同的人獻上鮮花，口說着「我愛你」卻無法發出聲音。被選中的觀眾窘迫得無所適從，花束在人群中轉來轉去，卻沒有人願意接下。黃迪文焦急得有些汗流浹背，臉上的表情愈發誇張扭曲，人群中卻響起了竊竊的笑語……這真是個絕妙的比喻，卡夫卡筆下的荒誕不經與黑色幽默，夾雜着一點苦澀與無望，正在這繁華都市的海港邊上演呢。

黎氏卡夫卡

這是卡夫卡，還是黎海寧？看黎海寧的舞作，總有這樣的感覺。不論是靈感來自「電影詩人」奇斯洛夫斯基的《永無休

止》，還是源自張愛玲的《雙城記—香港·上海·張愛玲》，還是這發源自捷克作家卡夫卡的《畸人說夢》，你往往驚訝於編舞是如何進入了創作對象的世界。她喜愛文學、音樂、電影，但在創作中卻又摒棄了最為表層的文字和影像。她好像只是輕柔地進入了這些對象的創作世界，隨心蕩漾、飽覽奇景，然後再側身而出，將所見所聞娓娓道來——用她獨有的語調。

創作於2004年的《畸人說夢》是黎海寧的得意之作，她向來喜愛卡夫卡，尤其喜歡《變形記》與《審判》。這作家與他的作品，已經在她心裡盤旋了許久，在那一刻突然通透起來，她於是把她眼中的卡夫卡印象呈現出來，用片段式的夢境般的方式。你不會見到具體的情節或場景，卻會被一種潛伏的情緒所攫獲。作品的英文名字叫The Comedy of K，直譯為「K的喜劇」，恰恰是一種黑色幽默的反諷，而這裡面的K，可以是卡夫卡，也可以是他筆下的角色。

重現經典片段

「我覺得卡夫卡很特別，他的樣子就很特別，寫的東西也是。」黎海寧笑着說。很多人覺得卡夫卡很憂鬱敏感，但其實他在生活中也有明朗風趣的一面。在他朋友的一些回憶中就說到，卡夫卡喜歡在朋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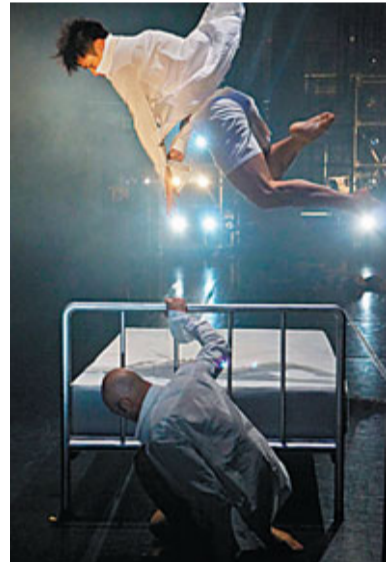
面前朗讀自己的作品，讀到得意的段落時還會忍俊不禁，自己大笑起來。「他其實也很有幽默感，很溫和。我想每個人看他的小說得到的印象都不同。」

在舞作中，除了黎海寧最愛的《變形記》和《審判》中的元素，她也將卡夫卡的人生放入其中。這位傳奇作家與父親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關係、他多次訂婚卻終身未娶的感情生活，以及他對人生的看法，都會在黎海寧的編排下被重新呈現。

「床的那場是差不多最後。我覺得，床好像不只能一個人上去，而是可以很多人上去，於是逐漸逐漸越來越多人。他們好像都想要佔有那張床。那一段的能量也和其他的不同，我想要它節奏感較強，不要那麼沉，情緒上比較高揚。至於Dominic（黃迪文）的那場，是好像一個有點卓別林或者小丑風格的一個人，到處去求偶。因為他們有點像是扯線公仔的樣子，所以沒有人理他。也是想請他去求偶，但是卻找不到人去喜歡他，只是用比較輕鬆的手法去呈現。」之前，這個角色曾由香港笑匠詹瑞文扮演，動作表情更加誇張張狂，啞劇般的效果很受觀眾的讚賞。

今年重演《畸人說夢》，大結構沒有太大的改變，倒是在小細節上重新雕琢，比如整個演出的長度可能會稍作縮減，而

由於參演的舞者不同，又碰撞出新的火花。



敢觀舞台

文：小西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文創時代的跨文化演出

在文化创意產業當道的年代，跨文化的演出愈見頻繁。所謂跨文化的演出，可以是來自不同文化的創作人跨界合作，也可以單純是演出越境巡迴，跟不同文化的觀眾見面與交流。碰巧十一月期間，兩年一度的「新視野藝術節」便以「跨界」與「跨文化」為標榜，主力「推介以亞洲為焦點，跨文化、跨界別的創新藝術表演，以及具當代新銳風格、前瞻性的國際演藝節目，期望在區內藝術領域中注入多元文化的色彩」，而今屆的開幕演出《時間之外》（優人神鼓）與熱賣之作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（孟京輝導演），則分別給予了筆者兩種截然不同的跨文化經驗與衝擊。

是演出，還是藝乘？

記得幾年前，一次訪台跟台灣劇評人于善祿閒聊，席間善祿指出了台灣藝壇的一個現象：愈來愈多文化與藝術創作人（尤其由八、九十年代台灣小劇場運動走過來的人）皈依佛教，或起碼歸宗於某種形式上的靈修，而他把這現象歸結為「遁跡空門」，可謂一語中的。他所列舉的例子包括優人神鼓的藝術總監劉若瑀，曾經大力推廣後現代主義劇場的鍾明德，以及表演工作坊的創始人賴聲川。

我們知道，優人神鼓原名優劇場，事緣現任劇團音樂總監的黃誌群，1993年初到印度，學習靜坐，並悟得「活在當下」的智慧。同年，劉若瑀邀請黃誌群擔任劇團的擊鼓指導，主張「先學靜坐，再習擊鼓」，並從此為演出引入擊鼓與武術的元素。換言之，優人神鼓把禪修引進了演員培訓以至演出本身。正如台灣資

深劇場創作人李立享所言，優人神鼓的演出總是希望「分享一種從靜心（meditation）出發，進而用身體和音樂兩種節奏所轉化激盪出來的劇場氛圍，把劇場轉化為道場。」

《時間之外》亦可作如是觀，正如劉若瑀自己在場刊中所解釋，所謂「時間之外」，即禪修者孜孜而求的「活在當下」境界。然而，若果我們細心留意，會發現優人神鼓的擊鼓技法，具有強烈的表演性，不管是結合武術動作的全身擊鼓，還是特別誇大手部動作的花哨鼓法，在在提醒我們：我們看的是劇場表演！連帶地，在《時間之外》出現的蘇菲旋轉與神聖舞蹈步法，創作人在努力表達那份「時間之外」的寧靜感之餘，考慮更多的恐怕是這些步法的表演性。結果，《時間之外》中的擊鼓、音樂、吟唱與動作，總是顯得太多。要做一台好的演出，無可避免的，要有太多的計算，活在時間之內。

曾經深深啟發劉若瑀戲劇之路的波蘭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（Grotowski），曾經提出「藝乘」（Art as Vehicle）的概念，意即「藝術創作做為個人自我/生命實現/解脫之道」。依照葛氏的想法，對於秉持藝乘的藝術家來說，公開演出並非必須的。但對於像優人神鼓這樣步向產業化的劇團來說，公開演出卻是必須的。優人神鼓主張「道藝合一」，但在文創的年代，道藝之間的張力甚至分離，卻似乎是無可避免。

調侃跨界

至於孟京輝導演的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，或許因為文化脈絡的差異，我得承認，對於孟導



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

貫穿全劇的調侃技法，我都無法投入。更戲劇化的是，當台上兩位演員（韓鵬翼與劉曉暉）結合意大利即興喜劇與中國相聲技法扭盡六壬，從兩隻狗的角度出發，以調侃的調子，道盡在大都市中爭扎求存的草根階層生相，逗得絕大部分台下觀眾笑得人仰馬翻時，我卻笑不出來，有如置身異域。

細心觀察，你會發現不少觀眾都是操普通話的內地年輕人。除了過港旅客，我猜不少觀眾都是因為求學或工作而留港的「港漂」。跟內地的城市情況相似，這些年輕人對文化生活的需求頗大，而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這個在全國以至全球演出了合共八百多場的著名演出，自然引來了一眾港漂進場觀看。無可否認，香港過去十年的教育與移民政策，的確鼓勵了不少內地年輕人來港求學或工作，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的現場觀眾反應，除了側面見證了香港過去十年的人口結構變化，也隱約顯示出一個新的劇場群眾正在成形。

當然，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的調侃本身，也有它過人之處。出身於中國八十年代實驗劇場的孟京輝，相當精確地捕捉到內地的擦邊球文化，並以誇張的調侃手法加倍戲仿，難怪令曾活在其中的港漂開懷大笑。所以，《兩隻狗的生活意見》在內容上到底有多少諷刺時弊，似乎並非關鍵，更重要的是孟京輝對內地平民的感覺結構與生活肌理有多少的挪揄。或許，這也是我笑不出來的原因。

深圳·香港創意藝術雙周 激發兩地「藝」能量

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催的「深圳·香港創意藝術雙周」將於12月6日至16日在深圳舉行。據了解，在為期近兩周的時間裡，將開



《德齡與慈禧》

展10項活動，是今年深圳「創意十二月」的一項深港兩地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。這是深圳建市30年以來，首次大規模集中引進香港的當代文藝精品，其中有多位藝術家、多個表演團體將是首次登上深圳的舞台，也是第一次進入內地，整體亮相。

據悉，「深圳·香港創意藝術雙周」突出創意，為深圳市民精心挑選一系列以立意創新、想像豐富、手法新穎為特點的演出。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周平表示：「長期以來香港跟深圳很多事情是很共通的，將兩個城市連起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文化藝術的交流。香港的現代舞、國際電影節、香港藝術發展局品牌項目『鮮浪潮』，如果所有這些節目都可以未來5、10年發展成為兩個城市的品牌，那麼現在的市場可以翻倍。本次交響音樂會是我們最重視的演出，這是香港藝術家跟深圳交響樂團全方位的合作，我們也有一個計劃將深圳精彩的節目引進到香港去。」

香港藝術發展局策劃及發展總監麥蔭蒂介紹：「深圳·香港創意藝術雙周」的其中一個重點節目是由香港潘明倫教授及深圳交響樂團合作的《深港交響樂之夜V1.0》。節目的上半部分由深圳交響樂團牽頭演出，下半部分則由潘明倫教授出任指揮，聯同深圳交響樂團及香港年輕鋼琴家李偉安，演奏香港作曲家林豐及何崇志的作品。」此外，香港演藝名人汪明荃及粵劇大老信羅家英



將聯袂演出創新粵劇《德齡與慈禧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瀛波 深圳報道

《深港交響樂之夜V1.0》